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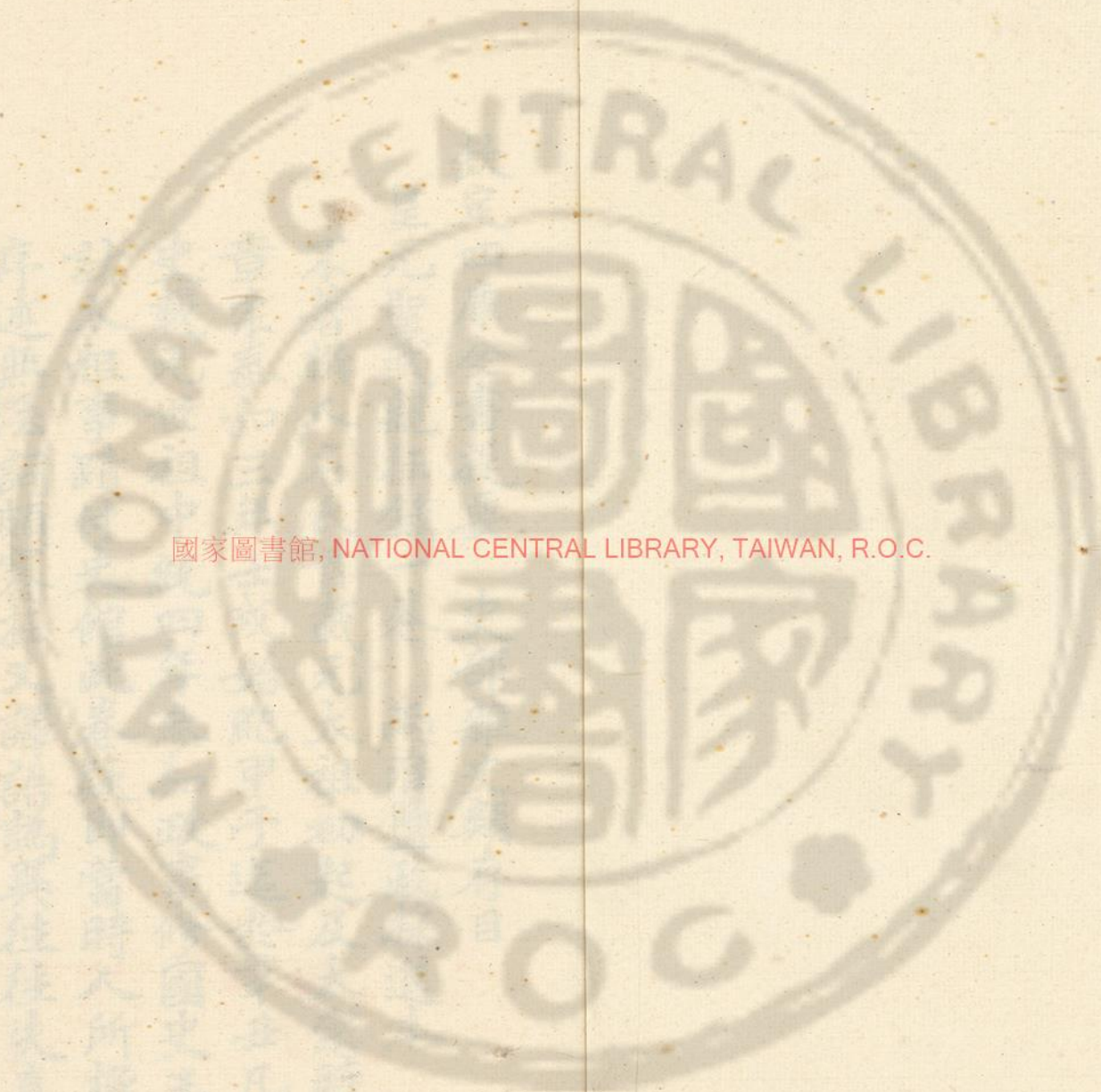
登記號 2381

類號

類別

全書 函 2 冊

序述此書之由來也
可盡辭者然以凡史載之所紀元初諸事實上概本
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莫名不耳是書亦不
國史五經諸史
五凡四十年
新書百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雜史類存目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子迄於辛丑凡四十年史載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即當時人所撰上者其序述無法詞頗蹇拙又譯語為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史言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



能悉載知太祖時事世祖事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
禕之挂漏矣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為錢竹汀
宮詹藏本輾轉鈔得者繼又借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予
乃鈔存徐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書久無讀者收
藏家付之鈔胥聽其譌謬如行荆棘中時時牽衣絀肘又
如捫蘚讀斷碑上下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
觀之不終簡輒棄去不顧願船獨為其難取而詳校之嘗
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
見示加箋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其始就原本題記行

間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綴稿草鉛黃錯
襍迺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邊謄一再讀之令
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昔太史公纂述
藏之名山極鄭重也而所望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
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事
幾乎息矣如願船之所為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
者哉固非徒是書資其攷證也平定張穆

校正元親征錄序

何君願船余畏友也相晤於符離軍營出元聖武親征錄
見示蓋其所手鈔而校之者丹黃爛然俾斷爛古籍復彰
於世其為功於昔人甚厚宋景濂元史舛誤最甚校正此
錄足證其得失其為功於正史尤不細蓋嘗論之史學以
遼金元為一家自明代三百年無能知者 國朝以來錢
詹事程廷尉獨擅其勝專門名家予所及見則有若徐星
伯龔定菴沈子啟張石舟諸君子今願船紹絕緒而振興
之他人讀一字一句舌橋不下而願船歷歷言之如燭照

數計且曰茲事猶測秣步算然貴在精思其始如邢劭之
思誤書亦是一適久之則如文王嗜昌歆屈到嗜芟覺卷
帙之中有味外味吾不能以語他人他人亦不能我同也
於戲其苦心孤詣於今世豈易觀哉抑吾又聞之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 國朝拓西北地二萬餘里皆元代故壤明
時未入版圖者然則元之遺事所宜詳考願船留意於此
亦其講求經濟之一端豈僅掣精史學也哉癸丑四月二
十七日旌德呂賢基序於宿州行館

自序

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一統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讀史至元
代輒令人廢書而歎則以記載之草畧敘述之譌舛惟元
史最甚就元史之中又以紀太祖開國事為尤甚嘗訝金
華義烏諸公以文雄執史筆何決裂䟽脫若此求其故而
不得也歲丁未張丈石州見示鈔本聖武親征錄一帙謂
予曰此書傳自竹汀覃溪諸先正輾轉鈔藏而未遑讐校
余讀一過知其中謬誤甚多幾不可句讀子能是正之否
余受而讀之淮別虛虎之文塞於目侏離蔓衍之詞窒於

口取元史紀傳表志及諸子史文集互證之則方隅之偵
倒名氏之踏午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
旋復取讀如剔碣薛如磨劍鏞久之而稍得其端倪又久
之而洞見其癥結蓋此錄作於祕史之後而流傳在祕史
之前舛牾之故厥有數端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之
語而用畏兀之文更程邈之隸音殊於緩言急言字眩於
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即元史之朮魯台董哀即祕史之董
蛤猶云二書各繹兩不相謀至於一按彈也或稱按壇或
稱按攤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幹亦刺之即猥刺

蔑里乞之即滅力乞亦年可汗之即亦難赤可汗一簡之
中前後歧互以有定之音譯無定之字遂使有徵之事溷
於無徵之文既已作法於涼安怪傳言失指其難讀一也
一則傳寫之際易為徑術榛蕪奪誤麻起聶坤變為控羣
以音近也控羣旋變為控辟則字為矣太子變為太石以
音轉也太石俄變為太后則義失矣等橐皋柘皋之屢易
疑后輔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譌拔相字徒復改字徒
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其難讀二也一則年月之抵牾多端
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積雪

驚沙創業本無記注。檀盧毳幕，橐筆寧有史官。迨客魯漣河之繕書，正幹歌互汗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謚，編成必至元以來，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雜，重譯未通，官號改更，巧秣不算，遂使本一事而前後複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其難讀三也。一則輿地之荒渺，過甚幹難土刺之川水，經詎載答蘭，忽真之隘地，志未聞攷和，林則據圭齋一言，詢魚梁則據德輝片牘，以嶺北興王之，地漠南駐蹕之庭，尚無可徵，矧於異域而乃討吐麻，則北窮冰海，征奚端則西極申河，驚思沃壤，莫傳撒罕之書，蟾

河遠行孰訪，尋愚之境且也。拙亦元子封域，難稽阿母行省疆畛，中絕篤實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尚遺欽察，雖今開西域地已隸於版圖，而夷攷前微事靡傳於父老，較之漢討郅支，唐征大食，更為汗漫孰辨，淆謠其難讀四也。兼此四難，爰滋眾惑，宋王諸公別白未能，汗青太迫於祕史，則孰視無覩於茲帙，則依樣壺盧累牘連篇，沿謠襲謬，貽誤後學，職此之由。吾故曰以此錄視祕史，猶書家之臨摹也，以此錄視元史，猶畫家之粉本也。至景濂子充，據此錄以作本紀，擅其名則如鈔胥之邊謄，而覈其

實則是謬種之流傳也然則校覈此編足以考定羣籍不
 揣固陋竭力擘尋因為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論異同排
 比先後雖不敢謂毫髮無憾而較之舊本則面目迴殊引
 證則宜詳無畧辨析則存是去非彼此互參事理胥得寒
 暑屢易繕錄乃成夫以明初修史耳目較近尚未能詳審
 攷正今之視昔年逾五百校訂之難不啻倍蓰加以學淺
 識陋無所取材非敢自居是正聊以存諸篋衍從此質彼
 通人誨我不逮其於元初掌故藉可管闕庶幾憤悱啟發
 之誼云爾道光乙酉夏六月下澣光澤何秋濤自序

校正元親征錄

光澤何秋濤願船



皇元聖武親征錄

把阿秃親把阿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幹怯忽

魯不花輩秋濤案帖元史作鐵又案秘史云與塔塔爾

不花等擄來太祖生時因擄將帖木貞兀格來時生故就

名帖木貞致秘史所云是帖木貞兀格為一人即此帖

木貞幹怯也幹當作幹與兀音近帖木貞兀格為一人即此

忽魯不花也然此錄下文云獲帖木貞兀格為一人即此
 人元史亦云獲其部還駐軍跌里温盤陀山秋濤案秘史
 長鐵木貞未詳孰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勒塔時我太祖聖武皇帝生右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
 帖木貞故命為上名初族人泰赤烏部長別林秋濤案泰赤烏
 作泰亦赤兀惕蒙古語稱人曰齊惕舊無怨於我後因其
 即齊也秘史於諸部多稱惕皆此類忍鄰拔都秋濤案
 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秋濤案秘史忍鄰拔都秋濤案
 史作乞鄰秃黑有憾遂絕烈祖早世時上冲幼部眾多歸泰赤烏
 上聞近侍脫端火兒真秋濤案秘史有脫朵亦將叛自泣
 留之脫端曰今清潭已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為遂去上母
 月倫太后秋濤案太后為幹勒忽訥氏元史太祖紀稱宣
 後賴太后賢能太祖兄弟得也秘史作訶額命攷烈祖歿
 立乃元史不為立傳亦疏略也成魔旗將兵躬自追叛者

大半還部將察刺海秋濤案秘史中鎗創其上親視勞慰

察刺海曰自先君登遐原作自居登遐四字未詳秋濤案

謠為避皆為形似先部人多叛臣不勝忿遠追石州據翁

本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時上麾下只塔兒馬刺

改秋濤案邵遠平元史類編別居薩里河秋濤案薩里河疑

引此錄無塔兒馬刺四字即今和博克薩里

引作薩里川祀荅蘭氏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兒居玉律

哥泉舉原缺舉字秋濤眾來薩里河掠棚只牧馬棚只魔

左右匿羣馬中射殺之秋濤謂射殺札木合以是為隙遂

與泰赤烏亦乞刺思兀魯吾秋濤案兀魯舊郡也勒八魯刺

思霸鄰諸部合謀以眾三萬來戰秋濤案元史李秃傳云
 等以兵三萬入寇札赤刺歹當即泰赤烏札赤
 木合者木之誦也札赤刺歹當即泰赤烏札赤
 一為至霸鄰部也上時駐軍答蘭元史本
 當即八鄰部也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原校改石刺部人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州偶異凡居某部者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語故傳言氏即與此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氏徒原當作字徒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字徒案當作字徒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校增曲鄰居山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烏秃刺烏二山來告變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烏秃刺烏二山來告變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阿刺秃刺烏干山來告變秋濤案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列

趙校云俗書變字亦
 作也此字應及字又
 章廷按亦之亦當作繼

從之惟卜奕台慕哥史作波藥歹磨里秃秃人名迴異波
 卜聲同奕藥形似俗書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編引作三人今本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編所引亦殊案下文有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則作二山者是也蓋類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耳又案元史本紀云蓋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眾三萬來戰帝時駐軍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兵分十有三翼以俟不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記校知此字徒為李徒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李秃傳即此字徒為李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妹妻之與此先徒也其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求哈脫也等以兵三萬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充來告云一事分載紀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札木合以一事分載紀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於此可見故歷來修續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載賴此書尚存細心鉤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寅年木華黎率亦乞刺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史稱太祖先以皇妹帖藥字上藥存攷又案今本

火臣別吉是字徒凡兩尚主故後稱駙馬惟史載妻以皇
妹事在告變前觀此及代汪可汗時皆不稱駙馬至戊寅
年始有是稱則字徒正以告上集諸部戒嚴凡有十三翼
變功尚主史所載未為確也
秋濤案當作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為三翼引引作凡十
凡十有三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為一翼哈初來之子奔搭
豈邵戒山所見聖武本紀偶誤一字耶
出板相秋濤案板相禿不哥逸敦本兒忽好蘭等統阿答
兒斤察忽蘭火魯刺秋濤案火原諸部及蘇明昆那顏秋
案那顏原作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答合輩為一翼札刺
邪顏誤今改
兒及阿哈部為一翼答聖台火察兒二人及忽朵蘭捏右
思火魯罕撒合夷直部秋濤案後汪可汗与太祖相攻時
有撒合夷部則撒合夷自為一部

直字疑誤行或為一翼忽相徒忙納兒秋濤案忽相當作
云當是諸字可汗時所云吾麾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為一翼忽蘭脫可

下忙納兒拔都也秋濤按為一翼按按為一翼此句原

汗之子捌只可汗秋濤按為一翼此句原

州文據翁氏本校增云按以當作按忽蘭脫端秋濤案見後

秋濤案按與後按彈攤當是一人

為一翼建相赤紬秋濤案紬玉烈二郎為一翼秋濤案所

翼疑有軍大戰於答蘭版朱思之野札木合敗走彼軍初

越二山半途為七十二竈烹狼為食疑有脫文是時泰

赤烏部地廣民眾而內無統紀其族照烈部與我近常獵
幹幹札刺馬思之野上時亦獵圍陳隅相屬既而合上曰

可同宿於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半還上曰
命給助同宿者越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彼陳讓
多獲以厭其心彼眾咸相告曰秦赤烏雖我兄弟常攘我
車馬奪我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羨而歸上因遣
告之曰可來結盟否照烈原作照律石州丈之長玉律拔
都原作拔相秋濤案通拔前謀於族長馬宄牙答納對曰
秦赤烏何惡於我彼亦為兄弟何遽降之不從玉律拔都
原作拔相秋濤校改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屬將
有無夫之婦無牧之馬而來以秦赤烏長母之子討殺故

也我擔當棄從義而拈之

秋濤案此句疑有脫誤

上曰我方熟寐粹

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車所

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少秋濤案少字有誤族

人忽數忽兜章

秋濤案當即後之忽怨塔海答魯反側遂

殺之

秋濤案元史作秦赤烏部人所殺與此不同照烈部已亡矣秦赤烏部眾

苦其長非法相告曰太子原注謂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

馬安民定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赤老温拔都原作拔相

父梭魯罕失刺密釋之

秋濤案此句上下有脫是時歸我

哲別之

原作子秋濤校改來寔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秋濤案失

力哥也不干秘史 手執忽阿失拔都原作拔相塔兒忽台
 二人來至忽都渾野秘史作忽地面復縱案似當作縱之去止
 將已子乃才阿刺秋濤案乃才當作乃牙秘史作二人
 此下衍才字 來歸後糊只魯鈔罕二人率朵郎濤原作即秋
 改吉札據原作利秋濤刺兒部及婁菜勝和秋濤案未詳率
 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幹真那顏
 諸昆弟族薛徹大丑等各以旄車載渾酪大會於幹難河
 林木間會中太后暨上謂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兒真
 哈敦共置酪渾一革囊其次母野別該前獨置一革囊忽

兒真哈敦怒曰今不尊我而貴野別該乎遂答主膳者失
 邱兒張石州曰失邱兒泣曰蓋以捏辟太后葉速該秋濤案此二語有誤
 下原行命拔都濤校改相秋二君去世秋濤案此二語有誤
 字今刪元說打了失乞兒說也連該把阿都說元坤云將厨子
 了乞元頭被打了失乞兒說也連該把阿都說元坤云將厨子
 失邱兒也速該把阿都說元坤云將厨子
 烈祖也坤太子即群烈祖之兄也捏坤本紀作聶坤此作
 捏辟蓋坤字或寫作群烈祖之兄也捏坤本紀作聶坤此作
 后字乃石之謠太后即太子也我專為他人所辱至此
 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原無那字張石州曰掌上乞
 列思事原注係禁親搖上馬字疑誤播里掌薛徹別吉
 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勒別里古台執之播里怒

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鬥別里古台指之曰此仇汝等

欲即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之不可由我致隙秋濤案元

台傳不著事之始末本紀具始末與此其眾不聽各執馬

同而不載此數語均不如此書之詳也

乳撞斫木枝疾鬥我眾勝之乃奪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

屈麾下於是絕好後復議和遣二哈敦歸行成之際塔塔

兒部長蔑原作蔑張兀真笑里徒秋濤案祕史作篋背金

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逐塔塔兒北走秋濤案元史

遣丞相完顏襄帥上聞之遂起近兵發自翰難河迎討之

兵逐叛者北走秋濤案翰原走兀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

塔塔兒秋濤案翰原走兀真薛兀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

來勦捕太祖知了太祖說如今國差王京將塔會可以夾攻他

等逆着活勒札河龍將來也正廢了祖父的讐家

到親太以助我夾攻龍將來也正廢了祖父的讐家

讐的意祖又使人對主兒勒種的撤察別乞秦出將這報

兵力尚軍順將去要他來助種的撤察別乞秦出將這報

者也此書不載脫藉翰與兵力同往脫翰即後稱王罕

大祖之書烈祖脫藉翰與兵力同往脫翰即後稱王罕

載其亦失又諭月兒斤來助張部疑有脫翰即後稱王罕

斤即薛徹別吉部人秋濤案祕史作主部人來助蓋月兒

以麾下兵與戰細刺禿失圖秋濤案祕史作主部人來助蓋月兒

圖引無此五字之野秋濤案祕史作主部人來助蓋月兒

盡擄其車馬糧餉殺蔑兀真笑里徒又獲大珠衾銀細車
 各一引秋濤案類編金兵回金主因我濟塔塔兒拜上為察
 兀忽魯引原注若今移計使也秋濤案類編亦冊克烈部長
 脫憐為王秋濤案原主授帝為主誤今依類編所引長
 里以聲近而譯語偶異也此類編所引脫憐為王
 下云克烈部汪罕可汗即此冊為王之脫里也長脫憐為王
 如卜魯欲罕太罕見元史木華黎傳此冊為王之脫里也長脫憐為王
 王罕亦作王可汗見元史木華黎傳此冊為王之脫里也長脫憐為王
 之異史汪祖紀云汪罕見元史木華黎傳此冊為王之脫里也長脫憐為王
 稱罕者是以二論甚類編曰案元世宗察罕稱王為罕言其故
 汪罕者是以二論甚類編曰案元世宗察罕稱王為罕言其故
 名與部今皆書脫里之諧一音而舊史不察竟稱王為罕言其故
 秋濤以為汗乃北君長而冠以克烈部號以正因譌之失
 以上類編此論尚未考金冊為王之待冠也王號以正因譌之失

連徒澤間為乃蠻部人所掠秋濤案元史太祖紀云帝之
 帝欲討之復遣六十人徵兵于薛徹別吉薛徹別吉
 怨之故殺其兒斫傷我別里古台今又敢乘敵勢以營在
 曩答我兵沙磧攻之我別里古台今又敢乘敵勢以營在
 耶因帥海子邊被主兒勤將五千人剝了衣的敵老小營在
 恰澧泐海子邊被主兒勤將五千人剝了衣的敵老小營在
 太祖大怒案二說雖有本紀其載薛徹別吉起衅則同
 此書原本當亦載是事與本紀同為傳寫者上怒曰昔者
 啟去耳所云敵指乃蠻被則指薛徹別吉也
 別里古台為彼所傷我捨覺議和而不聽今何乃乘敵勢
 凌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朵奕盤陀山大掠月兒斤部惟薛
 徹大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秋濤案自此月兒斤部為太
 帝有七子長名斡勒巴刺哈於百姓內選揀有胆量有氣
 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

名立兒勤太祖上時居塔剌刺之野有克烈部汪罕可汗
得此兵力始強歸秋濤案秘史云成吉思在帖覲地
弟札阿紺字來歸有客劄亦種人札哈敢不來降札哈敢
不即此札適蔑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字迎敵之
阿紺字也
其眾敗走是時有土滿土伯夷董哀諸部客劄亦種及那
先別千董哈等姓亦來乃克烈敗散之眾亦來降元史本
降董哈即此董哀也
紀止載札阿紺字來歸事而於太祖之敗蔑里乞
及諸部來降之事皆遺漏未載當以此書為正汪罕可
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秋濤案也速該祖也相稱按答原注
之友秋濤案今所云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
諧達即按答之轉音所以然者由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
胡思孟祿可汗秋濤案本紀作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孟

祿秘史作怵魏既卒汪可汗殺戮昆弟秋濤案秘史云殺
怵秘史亦作怵魏既卒汪可汗殺戮昆弟秋濤案秘史云殺
微異本紀其叔父菊兒可汗秋濤案本紀後癸亥年作菊
與此同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哈刺温隘敗之
史作古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哈刺温隘敗之
碗本紀與此同山內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案追至哈刺温山內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州曰也速該可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秋濤案秘史
汗當重一哈申地復奪部眾歸之汪可汗感德遂
古覲西夏也亦曰唐兀哈復奪部眾歸之汪可汗感德遂
申即西夏也亦曰唐兀哈復奪部眾歸之汪可汗感德遂
請盟稱按答原案類編云遂請盟稱按答是也當從之
可汗弟也力可哈刺者額濤案秘史作以其多殺昆弟
案本紀云也力可哈刺者額濤案秘史作以其多殺昆弟
多殺之語意未晰以此書為允叛歸乃蠻部亦難赤可汗

原亦難赤上有立字秋濤案本紀作亦難赤為發兵此亦
立字誤衍又案後甲子年亦作年可汗祕史作亦難察亦
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烈部眾與也力可哈刺
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律可汗原作菊律可汗今
枝改秋濤案此契
丹後亦稱西契丹即西遼也史云西遼未主直魯古改元
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捨之而
據其位遂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侍以終身西遼
自耶律大石至直魯古有國幾九十年而屈出律掩有其
國仍號西遼屈出律即此所云菊律可汗也札木合眾亦
推為局兒可汗蓋局兒菊兒北方美稱故彼此相同耳
既而復叛之沙畏吾兒西夏諸城邑秋濤按此二種經過唐
兀即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為飲刺
西夏素馳血煮為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秋濤案祕史作
古泄硯海子上

聞之以其初與先君按答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垓二
人往招之來秋濤案祕史云使勇士速客
該去迎速客該即雪也垓上自怯綠連河
親迎撫勞安置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汪可汗會於土
兀刺河上黑林間結為父子禮秋濤案祕史自賑給汪罕
後汪可汗為乃蠻所困太
祖復救之汪罕遂於土兀刺之黑林行會成吉思結為父
子初王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呼為父今又結為父
子以示親厚也是年冬上討二秋
濤酌增月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大
丑追至帖列徒之隘滅之次年秋上發兵於哈刺河伐
蔑里乞部主脫秋濤案祕史阿戰於莫那察山遂掠兀相
作脫黑脫夷秋濤案兀相夷當作兀都夷後太祖告汪
河汗語作兀都夷是書凡都字多謔作相蔑里兀二部

收其眾上盡以其所獲給汪可汗其後眾稍集不約我軍

自侵蔑里乞部兀刺川秋濤案蔑里乞後亦作滅里乞兀

殺脫脫之子秋濤案此下翁土居思別吉秋濤案秘史作

虜忽都台都原察勒渾秋濤案後二哈敦及招

脫脫次子和都赤刺温二人領部眾而來所奪不以秋毫

與我脫脫奔八兒忽真之隘隘原本作隊翁後上與汪可

汗征孟祿可汗秋濤案本紀至黑辛八石之野盡擄其民

孟祿可汗先遣也的脫字秋濤案類編魯領百騎為前鋒

我軍逼之走據高山其馬鞍秋濤案類編轉墜捨之冬上

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刺二人遇於拜答刺邊只兒之

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夜汪可汗多然火於所陣

地使秋濤案類人不疑潛移眾於哈薛秋濤案類兀里河

上時札木合石州校增張在幕下日出望見汪可汗立旂

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眾否我昆弟如野烏依人終

必飛去餘皆白翎鵲也棲息幕上寧肯去乎我嘗言之矣

秋濤案此段語意未晰秘史云札木哈對王罕說我是存

有的白翎鵲兒帖木貞是散歸的告天雀兒元史本紀札

木合言於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鵲他人是鴻雁耳白翎

可保也二書皆與部將曲憐拔都聞之歎曰至愛昆弟之

此異然語較明了

間何為此言也

秋濤案秘史作古和都赤刺温因是亦叛

汪可汗歸其父脫脫所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

異志乎即解陣去駐撒里川汪可汗至土兀刺河其子亦

刺合蘇昆及札阿紺字自也迭而按臺河來會父軍曲薛

吾撒八刺乘其不備虜其部眾又掠汪可汗所居邊民牛

馬輜重而還亦刺合札阿紺字僅以身免奔告汪可汗汪

可汗命亦刺合將已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蠻為不

道擄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雪怨復人民乎上

釋前憾遂遣博爾朮那顏木華黎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

温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至亦刺合先與其將

將其石州曰二迪吉火力亦秃兒于蓋塔兀等二人追至

忽刺河山曲薛吾撒八刺迎敵擒秋濤案原文此下有之

字疑倒今改迪吉火力亦秃兒于蓋塔兀二原作

蓋塔兀二人為句迪吉火力亦秃兒于蓋塔兀二秋

濤校人流矢中亦刺合馬跨幾為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

救亦刺合大敗其眾盡掠所奪歸之汪可汗秋濤案元史

命亦刺合與卜魯忽解共追之又云師未至亦刺合已追

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卜魯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馬

跨幾為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掠歸汪罕即

此事也而所載亦刺合之將曰卜魯忽解與此不同按即

吉火力亦秃兒當此時書純用蒙古字後來譯者對音用

致字不同遂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原作用乏秋濤

荷太子加意原類編切改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之

不原類編補入知將何以報也時聞脫脫復出八兒忽

真隘原秋濤校改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

撒兒討乃蠻部至忽蘭蓋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眾取其

屍焉於是申號令還軍是時原作時是石乃蠻勢弱不足

慮矣上會汪可汗於薩里河不魯告崖發兵征泰赤烏部

與其長沆原作流石州日紀作部忽阿忽出秋濤案秘史

有阿兀出把忽憐忽都塔兒等大戰於斡難河上敗之襲

帖泥忽都徒思曰哥察兒別吉答兒忽台希憐禿秋濤案

赤兀部有乞憐勒禿即此忽都答兒至月良禿刺思之野揜之阿忽兀

忽出忽敦忽兒章秋濤案當即前殺塔海答魯之忽數忽

章之名然云塔海答魯為泰赤走八兒忽真隘原作入兒

烏部人所殺証之即此人也改忽憐奔乃蠻部後哈答斤散只兀朵魯班塔塔兒弘

吉刺諸部會盟于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為誓欲襲我軍及

汪可汗於是弘吉刺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

可汗發兵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秋濤案類

時有哈答吉部散只兒部朵魯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刺部

皆畏太祖威不自安私會於阿雷泉斬馬為誓欲共襲我

軍弘吉刺部長迭彞恐事不成潛遣人告變帝聞之遂發
 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諸部眾于是弘吉刺
 附案邵氏所引較詳當是原本今冬汪可汗分兵由怯
 本疑為後人刪節當據以改正
 此字秋濤校補案本紀云自綠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
 由綠憐河而行則脫誤久矣
 部眾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紺字以汪可汗反覆不常遂
 謀於渾八力秋濤案秘史按敦阿述屯阿條黑燕大脫
 兜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屠絕昆弟常奔於
 契丹原缺丹字石州補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不使國
 安矣何今計處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汪可汗令
 執燕火脫兒及納憐二人原作憐今改至帳下解其縛謂燕火

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路飢困相誓之語忘乎我心
 非汝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
 此謀不忍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字曰汝
 常懷其奸者札阿紺字不安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
 憐脫憐太后秋濤案秘史有阿憐太等俱奔乃蠻冬汪可
 汗居於忽八海牙兒秋濤案疑上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
 伐塔塔兒部長阿刺兀都兒哈太石原作石州校改察忽斤帖
 木兒等戰於答蘭捏木哥兒之野大敗之時弘吉刺部亦
 來附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其麾下哲不哥秋濤案當即

史之計往掠之上深切責於是弘吉刺遂附札木合與亦

乞刺思火原作大張魯刺思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

兀諸部會於捷河共立札木合為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

於禿律原作津秋濤據別兒河岸為誓曰凡我同謀有泄

此誓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

驅眾馳馬悉赴我軍有塔海哈者時在眾中上麾下照烈

氏抄吾兒秋濤案元史本紀作抄吾兒列傳作與之親往

視之偶並驅寔不知有是謀塔海哈以馬鞭築其肋抄吾

兒顧塔海哈目之抄吾兒悟下馬佯卧塔海哈因告之河

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兒驚即還遇火魯刺氏也

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我常婦之子四字疑

與忽郎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止有幼子及家人大力

台耳因命與大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屬之曰汝至

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塔合徹兒則言之秋濤案合徹兒疑

也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腰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蘭

八都哈刺蔑力吉台軍圍為其遊兵所執以百缺一得解

因贈以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遁可脫身追可及人可乘而

去既又遇羶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追抄

元兒抄兀兒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即起兵
迎之戰於海刺兒帖尼火魯罕之野秋濤案名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
亦兒破之札木合脫走秋濤案名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
與汪可汗同來伐弘吉刺部來降秋濤案名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
蒙古則傳謬也弘吉刺部來降
兒魯班塔兒引吉刺亦乞列思等居堅河之濱忽蘭
也兒吉之地謀奉札木合為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兒知
其謀馳以告太祖遂以兵收海刺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
誅札木合等惟弘吉刺入降太祖賜以合刺罕之名即此
事也本紀載諸部與親征記合傳則無火魯刺罕之思哈
答斤二部而多哈喇赤部惟此為異堅河即隄河也
壬戌原注宋理宗景定三年金章宗太和三年石州發兵
於兀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夏頓兵

避暑先誓眾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畢共

分之既戰屢勝族人按彈火察兒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

虎必來秋濤案秘史哲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

蠻孟祿可汗會蔑力乞部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

答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

軍及汪可汗上先遣騎乘高峴望於控干貴因都徹兒赤

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黑山秋濤案當作赤忽兒黑山來告乃蠻漸至

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連真河速疑移軍入塞秋濤案

塞出塞者當汪可汗子亦刺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方下
指阿蘭塞也

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聚吾悉捲之時阿原作

附秋濤校改忽出拔原作大秋都一部兵從乃蠻來與前鋒合

將戰亦刺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刺哈尋亦入塞會我軍

擬戰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蘭塞為壁大戰於闕

蠻壇之野秋濤案畢氏引史作啻奕壇改為徒伊孰是彼祭風

風忽反為雪所迷軍亂填溝墜塹而還時札木合同孟祿

可汗未中道札木合引兵回遇立為可汗者諸部悉討掠

之秋濤案本紀作道經諸部之立已者大冬上出塞駐於

阿不禮闕惑哥兒之山蒙古呼山為鄂博與惑哥聲近汪可汗居族別里

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朮赤求聘汪可汗抄兒伯姬汪

可汗之孫石州曰禿撒合亦求上公主火阿真伯姬俱不

諧自是稍疏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刺合曰吾按答原注謂

舊本此注誤入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將不利

於君今若能加兵我從傍協原誤作協助時亦刺合居別

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幹真斤按彈火察兒答

海忽刺海刺答兒斤木忽兒哈檀札木哈等背我迨且秋濤

案二字說亦刺合說之曰吾等願為効力佐若討月倫太

有誤后諸子亦刺合信之車帳相間為兵共謀遣塞罕脫脫干

言之於汪可汗汪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刺合曰彼言者有口有舌何為不信屢遣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存立寔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為之母遺我憂既而有異志悉燒我牧地

癸亥

秋濤案宋嘉泰三年

春汪可汗為詐計曰彼前者嘗求

婚於我我不從今宜許之俟其來宴定約必捨之遂遣不

花台乞察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蔑里哥

秋濤案此句恐有誤史作蒙帳中赴明日有篋力池赤可謀

力克為太祖謀也使回汪可汗語曰我牧羣羸弱方從思之合命

一人赴彼宴足矣既遣使上即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

合蘭者秋濤案秘史聞圖上謀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

泄此於上賞我何哉其子亦刺罕止之曰此無據言之恐

他人以為寔也可察合蘭牧馬者乞力失

供馬漣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

曰適所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

秋濤案秘史坐帳外方礪鏃聞之罵

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力失曰我今知矣可同原作因秋濤案秘史云見捨的兩

帳房後都說了赴上言之遂入己帳話行止有一羔殺之

析卧榻煮熟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

定矣上聞之止軍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真河上急

遣析里麥秋濤案本紀同本傳作求魯台為前鋒自莫運

都兒山之陰行汪可汗亦領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

河卜魯哈二山而來考侯近侍有太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

馬見汪可汗軍至亟來告上時移軍合蘭尺之野秋濤案

答蘭捏木碗未及為備日銜山即整兵出戰先敗朱力斤

秋濤案秘史部眾次敗董哀秋濤案本紀作董哀眾又敗

火力失烈門大眾石州曰紀作火失烈門部無大石二

石二字即太子譯音之異以此知眾進逼汪可汗護衛其

子亦刺合馳來衝陣我軍射之中頗其勢大挫斂兵而退

上亦將兵至幹兒弩兀遣惑哥山岡軍凡四千六百騎秋

案秘史作點視軍沿哈勒合河秋濤案秘史順進分為兩

隊上親將二千二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秋濤案秘史忙

兒秋濤案秘史二部將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秋濤案秘

領一千三百依着河西邊起了兀魯兀惕忙忽惕上以弘

吉刺部先為婚親遣使謂其長帖木哥阿蠻部曰秋濤案

帖兒汝若來順則女子而容四詳外甥資質俱在不然則

加兵於汝矣遂行至董哥澤秋濤案秘史作脫兒合火兒

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海秋濤案秘史作阿兒孩合致

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間草盛馬肥與汪可

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力可汗秋濤案前作嘗謂汝我兄忽

兒札忽思孟祿可汗之位秋濤案前作忽兒不我與自奪

之汝又殺諸昆弟詐言太帖木兒及不花帖木兒輩不知

所存是故菊力可汗逼汝哈刺温之隘汝窮迫無計僅以

百騎來歸我先君我先君率兵偕汝以雪前恥而奉赤兀

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助兵幾許不可知其時道經哈刺

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不花哥兀之山又躋秃烈壇

秃零古蓋速壇零古闕郡隘曲笑兒澤跋陟重險使至其

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枝疑有菊律可汗時聞之避我

於塔刺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騎遁走河西之國不復

反矣石州曰此段較本紀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歸於汝

由是結為按答我遂尊汝為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又曰
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日底汝弟札阿紺孛居

漢塞之間我發聲轟轟以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
呼見我招遠來投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店而待其至又為

三部茂力乞所逼我以其遠來肯令死之也以下原作所

弟此謂誰薛徹別我弟大丑乞魯為弟是我有造於汝二

也秋濤案原文舛誤不可知元史本紀載此段云君為乃

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名

還比至又為奔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徹別及我弟

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三也按本紀取親征記加此

潤色而所敘次究與情事不合所當缺疑秘史亦不載此

語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可汗汝既出雲中顯日

底來歸於我使汝原作日誤飢不過日午羸不過月望所以然

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部戰於哈丁黑山之西木奴又力

之野多獲孳畜輜重悉以與汝飢不過日此字原缺增午羸

不過月望者寔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汪

可汗曩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刺川遣使覘俟部長脫脫不

待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渾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

赤刺温合部叛歸汝又為曲薛兀撒八刺追襲於汝人民

使來告我我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攜於汝是我有

造於汝四也秋濤案滅里乞前作蔑里乞不刺川前作兀

渾曲薛兀前作曲薛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馬君忽刺

吾大都前作和都又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馬君忽刺

河班答兀卓兒完忽奴之山相見時於時不已言乎譬如

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唇齒相見始可間離汝
今以蛇傷而間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乎父汪可汗我時
又如青雞海鷗自赤忽兒黑山飛原作揮秋越於孟而之
澤擗班脚鷓以歸若此謂誰哈答斤散只兀弘吉刺諸原
譖石州曰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原作立秋而驚
疑諸之誤部是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原作可
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秋濤校
改嘗有造於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
眾煬爨而息安榻而卧使我癡子癡婦得寤寢乎我猶汝
子勢雖寡弱不使我有慕於他石州曰他下我雖愚不使

汝有慕於他賢也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徒使牛汗或
徒使字疑誤秋濤案此不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
誤蓋以駕車牛為譬也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
偶斷其一牛憤破領徒使跳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
一輪乎凡此諭汪可汗也時上族人火察兒按彈在汪可
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將棄之乎瘞之乎
吾嘗謂上輩八兒合拔都秋濤案本紀二子薛徹大丑秋
案此句上當有薛徹別詎可使幹難河之地無主累讓為
吉四字以上言二子也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涅辟太石之子秋濤案
石即捏坤太子已見前本紀云乃以汝火察兒為伯父晶
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固辭據此則火察兒乃太祖之從

也父兄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為忽都刺可

汗之子以而父嘗為可汗推位汝亦不聽吾悉曾讓汝等

不我聽我之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

生原作止石州久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假

汝等為君吾當前鋒俘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敗

我亦將遮獸迫崖使汝得從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

三河之源我祖實與母合他人居之秋濤案三河之源蓋

地元史列傳云愛不花中統初總兵討阿里不哥馭濶不

花於按檀火爾歡之地當即按彈火察兒舊壤以人名名

其地與鎮又謂脫憐汪罕也秘史作脫幹鄰吾弟我以汝

是高馬原為改祖家奴曾祖閻僕故尊汝為弟也汝祖塔塔

秋濤案秘史乃吾祖察刺合令忽秋濤案秘史統必乃

秋濤案秘史二君所虜塔塔生雪也秋濤案秘史雪也

哥生闊闊出黑兒思安秋濤案秘史思安生折談晃

脫合兒秋濤案秘史合兒生汝汝世為奴虜誰之國土

汝可取之縱得我國按彈火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

可汗所早起我得飲王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妬

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

又謂按彈火察兒曰汝若事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為察

兀勿魯原注太祖自稱也前有注之族而累汝即王原作可汗交人易

原作馬誤皆厭於我尚爾況汝輩乎縱然今夏豈能到來

冬矣又為我父汪可汗曰可遣按敦阿速渾八力秋濤案前作案

敦阿速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日者原誤作暑字吾麾下

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就持來鮮晁按塔原注

即王子亦刺合也秋濤案鮮晁按塔即下文鮮晁蓋汪可汗之子也太祖父事汪可汗故與其子為按答下王子鮮

故即按塔稱之意待我為按答可證太祖與之結為按塔聲音迴殊必有一誤考前文云汪可汗至土兀汝亦遣必

刺河其子亦刺合薛昆云則作昆字是也力哥秋濤案必力哥即下別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

人札木合按答暨阿赤失蘭阿刺不花帶亦否火察兒按

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可與納兒脫憐呼陳輜兀之源

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刺漢答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

諸思河來會也汪可汗聞上前語曰惟我子裁之王子鮮

昆謂其父曰彼何嘗實意待我為按答特以玩物視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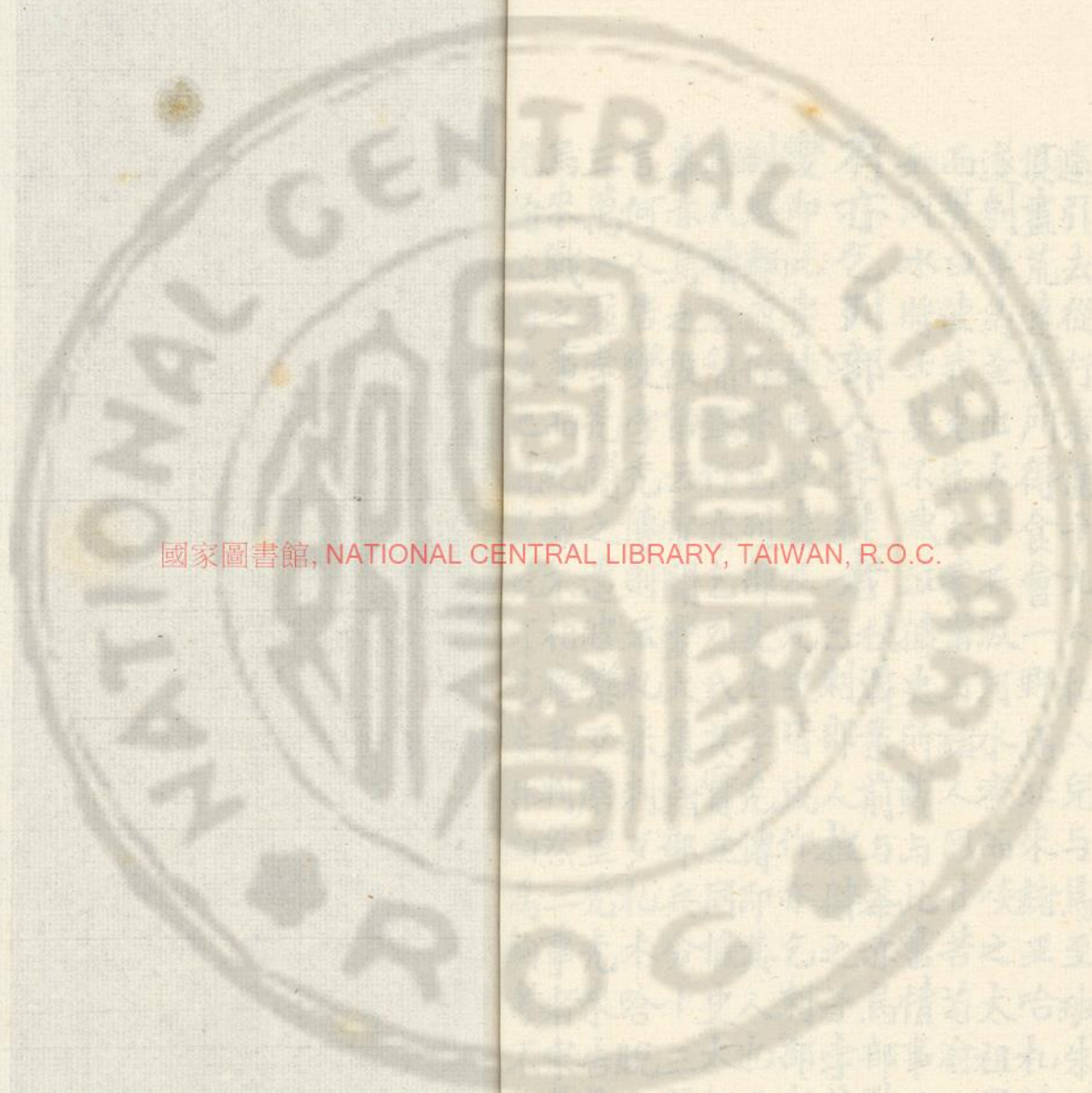
何嘗稱君為父特以老奴視我耳又何嘗遣辨士馳御馬

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國也因戒

其部將及別力哥即前必別吉脫端曰備而峯建而旗秣

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於汪可汗遂進兵掠擄弘吉刺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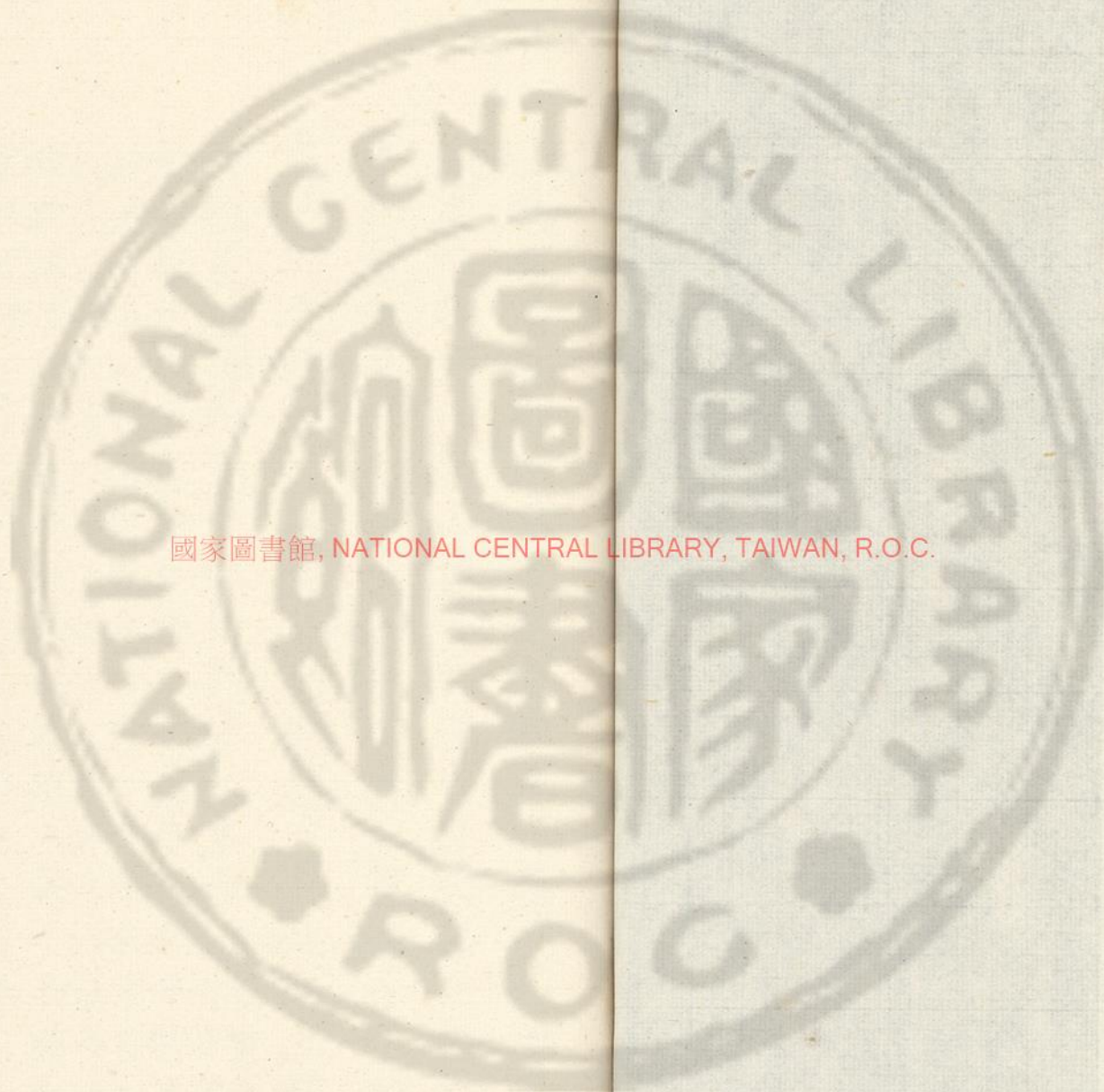
部溺兒斤以行至班朱泥河飲水誓眾
汪罕有隙一夕汪罕潛兵來倉卒不為備眾軍大潰太祖克烈
遠引去從行者僅十九人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河餵糧
俱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諸人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
遂刺革為釜出火于石汲河水煮而甘苦俞此言有
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俞此言有
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據史所載與同甘苦俞此言有
有亦乞列部人李徒者秋濤案前與秦赤烏部戰時有
變即此字徒也此書及元史皆或作亦乞列部戰時有
刺思部或作亦乞列部戰時有
思氏續宏簡錄作亦乞列部戰時有
秦赤烏告變李徒傳則云變札赤刺里木哈三翼以
言何人冠李徒聞之遣波赤刺里木哈三翼以
三萬入冠李徒聞之遣波赤刺里木哈三翼以
烏來戰之而紀載不相應若非細為鉤考不能得其顛
充諸公修史之疏畧既可見矣非細為鉤考不能得其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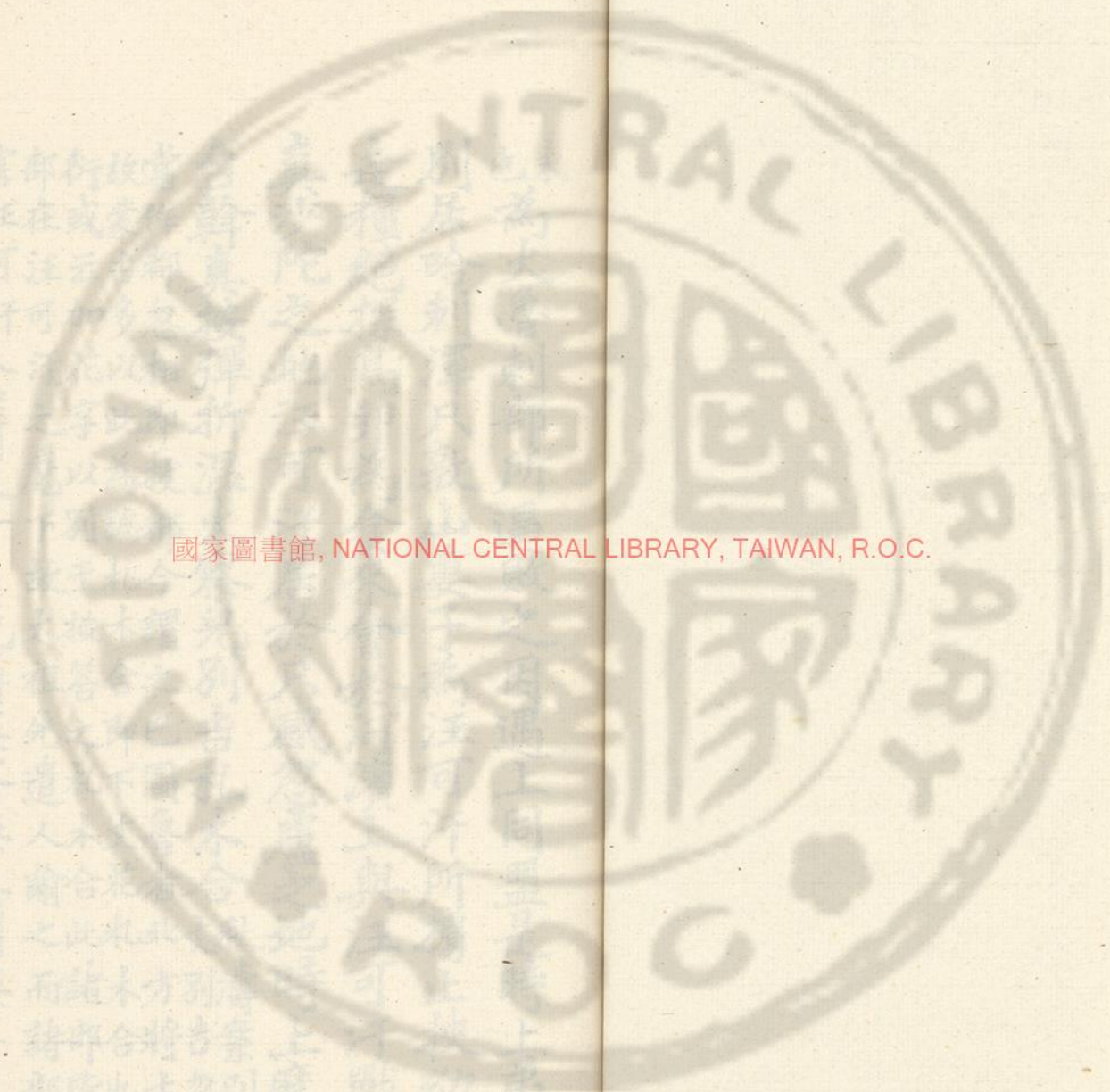
部尉兒斥以行至班朱涯河飲水誓衆
汪軍有陳一夕汪軍皆兵來倉卒不
遠引去從行凡存食會一則
其亦
人前
與
苦之
精前
部事
此舉
有手
有仰
天
相
八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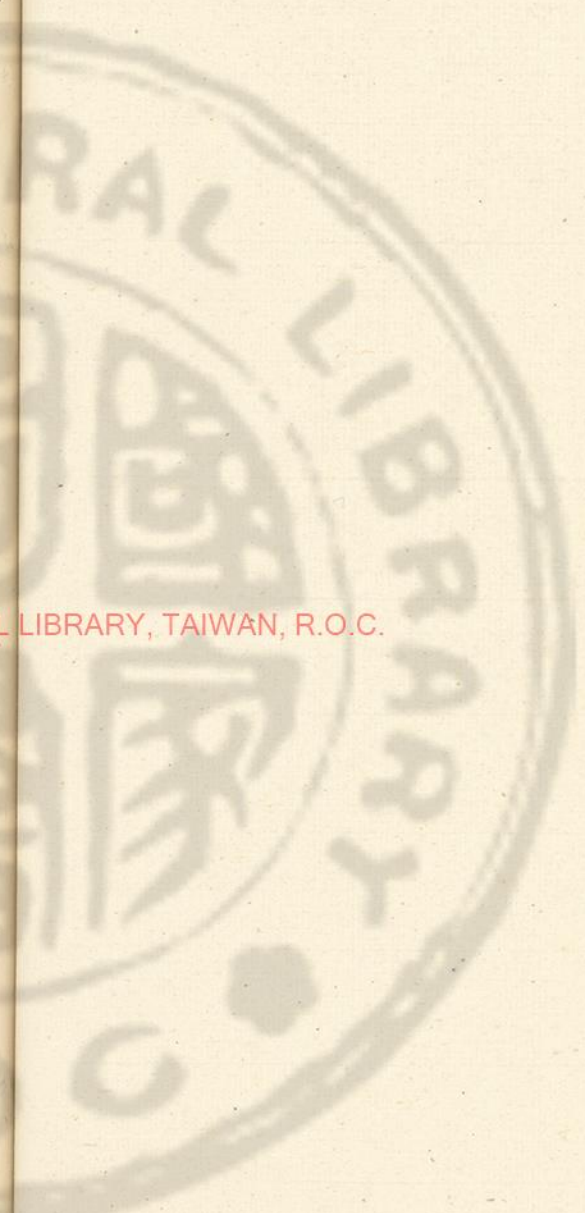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部以官部所故
眾應汪在或
在汪相可汗可
可汗八憐
所相哥
與台
謀脫
害情
汪海
可塔
汗海
日忽
此刺
不海
可依等
也將又
叛都忽
答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為火魯刺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哈撒兒

別居哈刺渾只敦山妻子為汪可汗所擄止挾幼子脫虎

走糧絕探鳥卵為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蘭

真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感忽盧之地時上麾下答力

台幹真按彈折温火察兒別吉札木合

當作都忽相即按都今謂之巴圖魯者北方將士之美號

故蒙古多以號札木合即下文花札木合也花字疑

行或云加花字以別于按答之札木合此諸部皆太祖舊

部在汪可汗之麾下故太祖先遣人諭之而諸部遂共謀

以應太祖八憐梭哥台脫憐海塔海忽刺海等又忽都答

部眾在汪可汗所相與謀害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

去汪可汗覺其事迎討之原作討迎誤是時答力台幹真

八隣前作憐撒合弟嫩真諸部稽顙來歸按彈折温火察兒

別吉忽相當作都花札木合等奔乃蠻王泰陽可汗上遣

使哈柳答兒秋濤案祕史作抄兒塞秋濤案祕史二人往

汪可汗所假為上第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遙遙忽

遠捷涉徑秋濤案句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

蔽木枕塊藉壤仰星而卧我實賴王父故強有諸秋濤案

脫王苟從之吾終歸王父也秋濤案祕史云成吉思商量

二人做哈撒兒的使臣去對王罕說我兄的形影望不踏着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又不得夜間看星枕上

可倚仗的來人來呵我往父親皇帝處有若差一個汪可汗因

遣使亦秃兒干秋濤案祕史我使秋濤案者潦器盛血

與之盟哈柳答兒抄兒塞二使將亦秃兒干來秋濤案祕

覲堅望見下營甚多便回走了察忽覲悍自後箭射將亦秃兒干來秋濤案祕史上與語即送於哈兒抄兒所秋濤案

送於哈撒兒教殺了上因以二秋濤案祕史作者折額兒

校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都山秋濤案祕史折額兒

温都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眾汪可汗僅以

子及數騎脫走顧原作賴秋濤其左右謂其子亦刺合曰

案當作顧

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輩原脫輩字緩頰
竟原作兒絕矣至捏辟烏柳河是此辟字亦當作坤水
為乃蠻部主太陽秋濤案秘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秋濤
子年作火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刺合走西夏過亦即納城
力速八赤帖迪沙二人所殺亦刺合走西夏過亦即納城
當即亦集乃路至彼黎吐蕃部即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
集部眾逐之散走西域原由先居徹兒哥思蠻之地為
黑鄰赤哈刺者殺之秋濤案元史云至龜茲思上既滅汪
可汗是冬大獵於帖麥該川年秋濤案當即甲子宣布號令
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月忽

難謀於王孤原州校改石部主阿刺忽思的乞火力原注今
駙馬丞相白速速是也石州日紀作白達部阿刺忽思
則注中速速字誤也秋濤案此事見元史阿刺忽思
忽里傳遠祖十國世為部長時西北有國曰乃蠻其主曰
門之可汗遣使來約阿刺忽思祖忽里弗即乃蠻其使
奉酒六尊具以謀來告太祖忽思事也汪古即此王孤
阿刺忽思別吉忽里即此阿刺忽思事也汪古即此王孤
異案紀傳例當相應今傳作阿刺忽思事也汪古即此王孤
里紀則作白達部應今傳作阿刺忽思事也汪古即此王孤
安知其為一事乎僅賴此書尚存足類編證之而注中白達
達字復為白達部速速惟部遠平元史類編證之而注中白達
別吉公主傳云適字要合古汗遣使約白達部思別吉忽
里木白達部主適字要合古汗遣使約白達部思別吉忽
據于方阿刺忽思乃蠻始一可汗遣使約白達部思別吉忽
濂于元開國事不能詳核也又案蒙古他部無一部而二

名者此王孤乃部落名白達達則其種類名當即白韃韃也阿刺兀思子李要合字要合子君不花尚定宗女葉里速失公主愛不花尚世祖李女月烈公主此注憂不花駙馬憂當作愛字形相近而誤愛不花史不言其歷官此云丞相亦曰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在天了然見之世豈補史缺

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刺忽思即阿遣使朵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

甲子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春大會於帖木垓川秋

按當即癸亥年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疫待秋高

馬肥而後可進上弟斡赤斤那顏曰毋慮馬瘦我騎尚壯

今勢已如此其可緩乎以吾料敵必敗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蠻欲奪王弧矢若果為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繁恣為誇語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掩其不虞奪之弓矢豈難哉眾稱善望日祭壽縣詰朝進兵伐乃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原作感壇石山先遣麾下虎必來哲別二人為先鋒太陽可汗至自安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兀孫河引軍迎敵我軍至斡兒塞河太陽可汗同篋里乞部長脫

脫秋濤案秘史作脫黑脫阿又案元史巴而木阿克烈部

長札阿紺字阿隣太石秋濤案札阿紺字即克烈部汪可

後部眾歸之故稱克烈部長也阿隣太石疑即前与札阿

紺字脫奔乃蠻之脫憐太后蓋人名彼文阿為脫石譌

也為后猥刺部長忽都花別吉秋濤案忽都花別吉已見前

而後戊辰年云幹亦刺部長忽都花別吉遇我前鋒不戰

及札木合秃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

隊中一白馬帶鞍驚走突乃蠻軍太陽可汗與眾謀曰

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軟健與之戰也驍將火力

連八赤前作火里曰昔君父亦年可汗秋濤案前作亦難

難察必勤格乃太勇戰不回士背馬後未嘗使人見也今

陽可汗之父也何怯耶果懼之何不令菊兒八連來原作太陽可汗妻也

別速乃太陽之母非妻也太陽可汗因率眾來敵上以弟哈撒兒主軍

躬自指揮行陣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

因謂左右曰汝等見按答舉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雖

駁革去皮猶貪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

之大戰至晡擒殺太陽可汗乃蠻眾潰夜走絕險墜納忽

崖者不可勝計明日餘眾悉降於是朵魯班塔塔兒哈答

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冬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刺

納矮胡之地兀花思篋兒乞部長帶兀兒孫秋濤案秘史
兒乞種的人答亦兒孫秋濤案秘史獻女忽蘭秋濤案秘史哈敦秋濤案秘史
孫據此應作帶兒兀孫秋濤案秘史獻女忽蘭秋濤案秘史哈敦秋濤案秘史
校於上悉眾來降為彼力弱散置諸翼中室填之秋濤案秘史
改疑有脫文據秘史獻女之答亦兒孫未其人頗不安
嘗復叛者乃篋里乞之他部也與此迥異
復同叛書所無疑有缺誤字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之上
進軍圍篋里乞於泰安秋濤案秘史盡降麥古丹脫里
李斤篋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挾其一字奔盃秋濤案秘史
改祿可汗秋濤案秘史奔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卜魯欲罕即盃祿可汗
也帶兒兀孫既叛率餘眾至薛良葛河秋濤案秘史即此秋濤案當即

今色洽刺温隘築室以居上遣孛羅歡那顏及赤老温拔
都濤秋濤案秘史弟闖拜秋濤案秘史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秋濤案秘史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
大掠人民多獲橐駝以還
丙寅秋濤案秘史是年為元太祖稱帝之元年今逐年甲子下
實金之秦大會諸王百官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游之白旗
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盃祿可汗飛獵
於兀魯塔山莎合水上揜之石州曰紀作帝既即位復征
塔山揜之蓋卜魯欲罕即盃祿可汗是時太陽可汗子屈
而水上揜之一語又此書之加詳也

出律可汗秋濤案後俱作曲出與脫脫遁走奔也兒的石

河秋濤案後俱作額兒的石河

丁卯二年宋開禧三年夏頓兵避暑頓下三字秋再征西夏

冬克幹羅孩城先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

長幹羅思亦難及阿忒里刺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名

鷹也秋濤案本紀云是歲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

名鷹是獻鷹者他部之人非乞力

吉思部長也二說互異未詳孰是

戊辰三年宋嘉定八年春班師至自西夏原缺此字避暑

於龍庭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幹秋濤案補亦刺部

長忽都花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至也

兒的石河盡討篋里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

僅以數人脫走奔契丹主菊而可汗秋濤案元史作菊兒

也亦稱西契丹史謂乃蠻王曲出律奄有西遼之國今按

汪可汗奔契丹已屬菊兒可汗則似西遼自有菊兒汗非

乃蠻也

已四年宋嘉定二年金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秋濤案

乃國主之稱非人名也其人則為巴而朮阿聞上威名

而忒的斤元史有傳所載事迹不及此書之詳聞上威名

遂殺契丹主所置監國少監秋濤案此西欲求議和上先

遣按力也奴奴答拜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禮甚

厚即遣其官別吉思阿鄰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皇
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方將遣使來通誠意躬自效順豈
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見日冰泮得水喜不勝矣
而今而後盡率部眾為僕為子竭犬馬之勞也當是時茂
力乞脫脫中流矢死脫脫之子四人以原缺此七字秋不
能歸全屍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也齊兒石河也後元太祖
庚辰年住夏之也兒的石河則當在西域非此也蓋同名
異地矣又案額爾齊斯下游入俄羅斯境之額濟勒河土
爾扈特所居是也以此言之恐即此也兒將原作特秋
的石河矣其地苦寒是以元代多往住夏將原作特秋
奔畏吾兒國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都護殺之四人至與

畏吾兒大戰於蘄河

秋濤案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

殺字

亦都護先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

倉赤四人來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

以其已有來獻尋遣安魯不也女答兒班二人復使其國

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物為貢

庚午

五年宋嘉定三年夏上避暑龍庭石州據翁奔改避為

秋復征西夏入字王廟其主失相兒忽出降獻女為好秋

案本紀載四年己未春畏吾兒國來歸帝入河西夏主李

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克兀
刺海城俘其太傅西璧氏進至克夷門復敗夏師獲其將
鬼名令公薄中興府引河水灌之堤決水外潰遂徹圍還

遣太傅記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請和凡此諸事
皆載於己年而此載于庚午年未詳孰是又本紀載略
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眾遂
地而東初帝為禮會金主俎允濟嗣有詔至國傳言當
見允濟不為禮會金主俎允濟嗣有詔至國傳言當
受帝問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
原皇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侯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
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侯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
帝知之遂與金人開釁之嚴兵為備案以上本紀于庚午
記太祖與金人開釁之嚴兵為備案以上本紀于庚午
可解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有進庚午元歷表畧云
在庚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未之春天兵南渡不
而天畧定此天授也非人力所能及也云云是太祖
之有意伐金實始于庚午年親征未載亦疏漏也
辛未六年宋嘉定四年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刺魯部
主阿昔蘭可汗來歸因忽必下脫來字那顏見上秋濤案

祖命忽必來征哈魏魯兀惕種其主阿魏思闡即投降了
來拜見太祖太祖思闡奉紀作阿昔蘭罕將亦都護兒
此哈刺魯阿魏思闡奉紀作阿昔蘭罕將亦都護兒
此阿昔蘭可汗忽必來稱弟五子故稱亦來朝奏曰陛下
前亦都護也以太祖命為弟五子故稱亦來朝奏曰陛下
為亦都護兒猶石晉之稱兒皇帝矣稱亦來朝奏曰陛下
若恩賜臣使遠者悉聞近者悉見輟衮衣之餘縷摘金帶
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竭其力也上說其言使尚
公主仍序第五秋濤業此語未晰致秘史云委吾種的主
思慮說俺聽得皇帝賜名如雲淨見日水消見水一般
好生喜歡了若得恩賜呵願做第五子出氣力者成吉思
說你來女子也與你第五子成吉思將
金銀珠子段匹等物來拜見成吉思將
的女與子所載較遣將脫忽察兒率騎三千秋濤校改
詳故備錄以資致證

出哨西邊戎

秋濤案此即後所云征西前秋上始誓眾南

征

秋濤案本紀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于野孤嶺

沙堡

及烏月營拔之是太祖誓眾南征在春而非秋與親

正

克大水灤及拔烏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大太子朮赤二

太子察合台三太子窩濶台太宗也破雲內東勝武宣寧

豐靖等州金人懼棄西京

秋濤案金之西京即今大同府又遣哲別率眾

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眾墮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謂

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

還急原作忽今校改攻大掠之以歸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

討九斤監軍為奴等

秋濤案為奴二字疑誤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

又以叅政胡少率軍為後繼契丹軍帥謀謂九斤曰聞彼

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於野出不虞之際宜

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為計萬

全上聞金馬至進拒獯兒嘴九斤命麾下明安曰汝嘗使

北方素識太祖皇帝

秋濤案九斤之言不當稱太祖又生時不當稱太祖又生

傳石碣言陳桓公有寵于王也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

而有此舉若不然即詔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

命麾下縛之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

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破胡沙軍于會合堡金人
精銳盡沒於此上歸語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眾相辱
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

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

壬申

七年宋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秋濤案本紀
以帝破昌桓撫等州及金將紇石烈九斤率眾三十

萬戰

于權兒嘴二事皆繫于是年
而親征記則繫于辛未未知孰是破宣德府至德興府

案金

宣德府今直隸保定府
是德興府今直隸保定府失利引却四太子也可那顏

赤渠駙馬率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復收之

癸酉

八年宋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宣
元年九月以後宣宗貞祐元年秋上復破之遂進

軍至懷來金

此字原缺今補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古北

口大敗之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原作帥秋悉

力為備上留怯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將原缺此字石別

眾西行由

原缺此字石據翁本增紫金口出金主聞之遣大將與敦

石州曰本將兵抗隘勿使及平地比其至我眾度關矣乃

命哲別率眾攻居庸南口出其不備破之進金至北口與

怯台薄察軍合既而又遣諸部精兵五千騎會怯台哈台

二將圍

原作固秋濤校改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易二州即日拔

之乃分軍為三道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為右軍循太行

中都亦來合

甲戌九年宋嘉定七年上駐營於中都北壬旬秋濤案本紀云駐蹕中都

北金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疲病乘此決戰可

乎丞相完顏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原

都秋濤路其心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

去祖宗社稷安危在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如遣使議和

待彼主濤校改吉秋還軍更為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

和因獻衛紹王公主令福興來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

月石州日紀金主南遷原作還秋汴梁留其太子守中都

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秋濤案史作秦政林撫畫忠為輔金主行

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給鎧馬還

營契丹眾驚遂殺主帥素温而叛去推斫原作聽秋濤據本紀改翁本

使勿得渡斫答遣裨將塔塔兒帥輕騎千人潛渡水復背

擊守橋眾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

丹軍勢漸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

等郡自稱遼王斫答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

好于遼王時遼王亦來降上命為元濤原作瓦秋帥令居廣

宣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討也奴為咸平等路宣撫復移

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眾來降仍遣子鐵哥入質既而

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秋濤案金太子原脫此字留福興

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眾將來歸遂命散只

兀兒木合拔都領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弟等為鄉導

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答等併力圍中都秋濤案原本此

字乃乙亥辛巳年事錯簡在此今校正

乙亥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秋濤案自乙亥金石副

元帥七斤以通州降州原作道州石木一華黎攻北京秋濤案金

北京大定府今承德府建昌縣地也是時尚為金守可見

金人自熱河以東至遼陽尚有地數千里乃甲戌年遽以

一敗之故南遷於金元帥寅花魔等秋濤案紀作烏以城

汴金之失計甚矣降金御史中丞李英帥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以上乙

文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李英原作季英秋濤案金史運

糧分道還救中都原作東都改齎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眾

慶壽至涿州旋風塞李原作季英英至霸州青戈皆為我

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毒死秦忠亦委

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遣使獻捷上時駐桓州原作桓丹

紀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光赤阿兒海哈撒兒三

人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哈答國和等奉金幣為拜見
之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疑脫阿兒海三字獨忽都忽拒
不受將哈答及原缺此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答等
嘗與你物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
哈答言未陷城時寸帛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
君物矣汝又安得竊我君物為私惠原作和意乎上甚嘉
之原作佳秋以為知大體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
等秋濤案自金主以檢點至此舊奔皆在甲戌年圍中都
此錄則兩載于甲乙二年此云中都人自相食福與自盡
死秦忠亦委城走明安太保入據之乙亥年云完顏福興

仰藥死抹撚盡忠棄城走明安入守之案上文載左相秦
忠為輔及太子命秦忠守中都皆作秦忠與此條合而紀
事亦此條較詳蓋此條乃錄之原文錯簡入甲戌年而後
因其與史不合復于乙亥年內臆增三語故致一事而復
見兩年耳今定此條刪去不錄云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眾
其復出之三語則刪去不錄云時金通州元帥七斤率眾
來降原作也斤秋濤案也斤仍當作七斤此句亦與上複
出然此語乃起下之辭惟帳復張鑊柄眾哥也思元帥據
或原文所有未可知也惟帳復張鑊柄眾哥也思元帥據
守信安不下秋濤案此十八字上駐軍魚兒灤命原作合
改三合拔都秋濤案此十八字帥蒙古軍萬騎由西夏抵京北
出潼關破嵩汝等郡直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
陝川適河冰州原作兵石合遂渡而北秋濤案自時金通州
元帥以下至舊此本

在辛巳年見孫榮山而還之下今攷定為乙亥年事移于
此又案元人于乙亥丙子兩年俱遣將由西夏入關中攻
潼關乙亥則攻潼關全人旋復取之乙亥年事金宣宗紀元
丙子則攻破潼關而見于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咸載
太祖紀俱不載而見于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咸載
之此書復無丙子年事蓋互有詳畧惟乙亥年元人尚未
得潼關而此云出潼關蓋由嵩山詔史天倪南征取平州
小路繞出潼關之外故云然也
木華黎遣大進道石州進道等攻廣寧府降之是秋取
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秋濤案以上金元帥那答忽監軍
斜烈以北京來降字秋濤案北京上遣脫脫欒閣兒必帥蒙
古契丹漢軍南征秋濤案史張鯨總十提控兵從奪忽蘭
里必即脫脫欒閣兒必也南伐所謂漢軍指此奪忽蘭撒
謂契丹則若耶律留哥之屬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

不克大掠而還金人復取之秋濤案自金元帥那答忽至復取之原本誤入辛巳年下

據諸史年月考正

丙子年十一年宋嘉定九年錦州帥張鯨以錦廣寧等郡來降

俄而復叛自號遼西王改元大漢上命木華黎以左軍討

平之秋濤案張鯨之誅紀作乙亥年與此異史載木華黎此年所討乃張鯨之弟張致也

丁丑金宣宗興定元年上遣大將速不台拔原作援秋

都以鐵裹車輪征篋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

三千騎合秋濤案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至斡

河遇其長大戰盡滅篋兒乞秋濤案速不台傳載征篋兒乞事在丙子年及已卯

冬盡降其眾此是歲吐麻部主秋濤案紀云是歲禿滿部
書蓋終下語有為脫原文此下即蓋禿滿即吐麻也此吐
麻部主始語于己卯至乙酉春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案太祖
征西域事又此條既云是歲則當繫于癸未年其取不當有
得有西征事及此後刺其錯簡甚明于癸未年其取不當有
時八月魯灣反及兒刺而顏等事移于癸未年其取不當有
所載都刺莎合兒刺而顏等事移于癸未年其取不當有
彼者今俱致正又案秘史云羅忽勒征里文誤入于
種禿馬即吐麻也其官人歹都禿勒即都刺也此謂之
刺莎合兒刺者北麻也或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秋濤案都
繁或累譯語偶異也或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秋濤案都
當是吐麻部主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之博
之名說詳上

羅渾那顏卒於彼循河而之今改正又案博羅渾那顏
即卷首所稱良將四人之許元慎氏事太祖為第一博羅
渾作博爾忽傳云博爾忽許元慎氏事太祖為第一博羅
歿于敵史文紀其事如此畧之甚也畢秋賦謂博羅渾官
止千戶無他戰功蓋僅據元史而不知考于他書者今考
征禿滿部元史作命鋒魯完朵魯伯討平之鉢魯完即博
羅渾因譯語稍異宋王諸公不能辨遂與博爾忽誤分
二朵爾伯即都爾伯也諸書或改作布琳都爾伯則合
人為一人是誤而又誤矣攷得此條數書皆可正為之
怵快者

戊寅十三年宋嘉定二年封木華黎為國王總率王孤
濤校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部秋濤案史四千騎忙
兀部將木哥漢札千騎弘赤刺安部赤那顏三千騎亦乞

刺部孛徒耐馬二千騎秋濤案孛徒即孛札刺兒部及帶
孫等二千騎同北京諸部烏葉兒元帥秋濤案烏原作烏
今改烏葉兒即吾

也而元虎花元帥所將漢兵及北刺兒所將契丹兵南伐
史有傳秋濤案封木華黎為國王紀及本傳俱在丁丑年八
金國月此係于戊寅或寅年大舉南伐故總記于此
歟姑因之以備致又案本傳稱宏吉刺亦乞刺思兀魯兀
忙兀等十軍及吾也兒鞑丹蕃漢等軍考此錄載宏吉刺
等上七軍則本誤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可汗至撒里桓
傳十乃七之誤地克之先吐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乞兒部不從亦叛去
遂命先大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為前鋒秋濤案秘史免兒
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合不恰引路不恰即追乞兒
此不花也惟秘史稱免兒年與此戊寅年不合
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秋
案原本此下有之困克兒為思憾哈思帖長兀克失的迷
二字蓋誤行今刪

火因亦而干諸部秋濤案此事元史不載大太子即赤
為思當即乞兒吉思部憾哈思帖良當即撼合納部兀克失
皆在謙河之南合地即謙河西自和林北行三千
當即烏斯地在謙河合地即謙河西自和林北行三千
為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謙州益蘭州謙州即以謙
河為名也此二部皆在今俄羅國東境與北冰海相近
羅斯國東境與北冰海相近
己卯二十二年金興定三年上總兵征西域秋濤案秘史太祖
臣兀怱納等百餘人本師親征
六月西域殺使者帝師親征
庚辰十五年金興定四年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元史本紀
克蒲華城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兒的石河秘史作
額兒的河秋濤案是時耶律文正公楚材從征湛然居
士集有庚辰西域清明詩又有進庚午元歷表云庚辰聖
駕西征駐蹕尋思干城是歲五月望以太陰當虧二分食

甚子正時在宵中是夜候之未盡初更月已食矣考邱長
 春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外日過大國最佳處契
 丹都馬歷七帝又云辛巳十一月十八日過大河至邪米
 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皆來迎因
 駐車馬俟來春朝見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為之秋夏
 常無雨國人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眾
 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眾
 大率多回紇人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物程廷尉同文曰此
 見孔雀大城皆東南之北河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
 大河應指城東之合音耶律又謂之尋思干亦曰尋
 思干尋即邪米思干之合音耶律又謂之尋思干亦曰尋
 過肥也度城也今謂之賽瑪兒罕又謂之尋思干亦曰尋
 地故此則大率南行最為西征要之北庭至此大率西行
 至乾秋紀作乾本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尋克
 之布智兒奮身力戰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

血流滿體悶朴幾絕太祖命取一牛部其腹納布智兒
 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羅思蓋即幹脫羅兒也
 辛巳十六年宋嘉定五年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迷思
 干秋濤案迷原作述五年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迷思
 八兒真據秋濤案真字等城是夏上駐軍於西域速望壇注
 西域可汗之林也後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為前鋒秋分
 壬午年作速里壇後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為前鋒秋分
 遣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率右軍攻玉據本紀改今龍傑
 赤秋濤案即今疆不珍也哈答秋濤案當與上攻玉龍傑
 還八字疑他處錯簡今之城傑赤之文合為一句龍傑
 刪以上皆辛巳年原文之傑赤之文合為一句龍傑
 秋濤案原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既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作君今改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既集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遣將追至忻都窮及申河美端死乃還則在印度國中矣
阿里鮮所言正月十三日自邪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
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太祖追美端至印度時故
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門後行四月五日抵雪山而止
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四月五日抵雪山而止
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亦作晤木河亦作阿木河騰
祕史作阿梅河即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至今西北流入
吉斯海阿梅河鄙見與徽外之阿母河異地別有詳核惟不
錄具

壬午十七年宋嘉定十五年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
案又克云者四太子克之也紀云皇子拖雷合上以暑氣方
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正與今所移改吻合上以暑氣方
隆遣使招四太子速還因徑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棚棚闌

河克野里等城秋濤案元上方攻塔里寒
寨朝覲畢并兵攻之三太子克玉濤原校改龍傑赤城大

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子三太子始據翁本增姑字秋

濤案始歸朝觀朝原譌作相是夏避暑於塔里寒寨高原

時西域速里石州曰壇札闌丁為正史文作丁改作鼎秘

史作回回王札刺勤丁即箕端遁去遂命哲別為前鋒秋

也札闌丁與美端音亦相近

案哲別傳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為繼又遣脫秋濤案原

今刪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過速不
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懼棄

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秋濤案原兵進襲時蔑里可汗

與札蘭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

精銳親擊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眾札蘭丁

原作木秋濤校改脫身入河泳水而遁遂遣八刺那顏將兵急追

之不獲類編云夏西域主札蘭丁出奔與滅里可因大掠

忻都秋濤案舊作人民之半而還秋濤案辛自速河祕史

源後藏之阿里西行繞雪山之背至北印度之西北界轉而南行北印度諸水會之至信地入海

癸未十六年金元光二年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秋濤案

今案當是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傳十八年從帝親征河西

明年下之詔賜吾也而馬五匹甲一事案十八十九兩年

太祖方征西域此河而北正軍河之西也以此證而止

蓋太祖率兵循此河而北正軍河之西也以此證而止

字即北字之誤止既為北之誤則下句脫南字明矣又按

舊本此下有都刺莎合兒等語今改定移入丁丑年其丁

丑年有上避暑八魯灣川及候八刺那顏之語考之奉紀

正此事年錯簡互帶秋濤案上下八刺那顏之語考之奉紀

遣使來稟明上曰隆暑將及宜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

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平之八刺那顏軍至

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時上既定西域置達魯花赤

于各城監治之秋濤案自帶字至此舊本誤入丁丑年吐

及置達魯花赤事均在此年爰據移正

甲申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旋師住冬 濤枝改各秋 避暑且止

且行

乙酉 二十年宋理宗寶慶 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 濤枝二字秋

至此 二字依類 凡七年是夏避暑秋 秋濤案秘史云雞兒

營內 復總兵征西夏

丙戌 二十一年宋寶慶 春至西夏一歲間盡克其城時上

年六十五 云原缺此字 秋濤案癸亥年稱上春秋四十 二紀

今增 矣 丁亥 三年金正 四年寶慶 滅其國以還 秋濤案此句 太祖聖

武皇帝昇遐之後 太宗皇帝即大位 以前太上皇帝時為

太子 錢辛相先生曰 此書載烈祖神元皇帝 太祖聖武皇

元以後 稱所撰 故于史 烈祖有太上皇之稱 然紀太宗事而加

太以 亥崩至 己丑 太宗始登極 太而言 不順矣 秋濤案 太祖

雷監 國太宗 紀云 太宗自霍博之地 來會喪 元年己丑 夏

至忽 魯班雪 不尺 之地 皇弟 拖雷 來見 秋八月 己未 諸王

百官 大會 于怯 祿連 河曲 離阿 蘭之地 以太祖 崩時 太宗留

帝位 睿宗 傳云 諱拖 雷太祖 第四子 方太 祖崩時 太宗留

霍博 之地 國事 無所 屬拖 雷實身 任之 云太 祖崩時 太宗留

觀之 則此 條當 云太 祖昇 遐之後 太宗 即位 以前 皇子

不詞 其意 蓋以 監國 為太子 之明 宗立 然豈 可竟 指為 太子 乎

厥後 武宗 立弟 仁宗 為太子 之明 宗立 然豈 可竟 指為 太子 乎

正而 言不 順皆 此等 紀載 有以 啟之 弟武 宗為 太子 名不

以辛 楣先 生未 論及 此故 詳言 之

戊子宋理宗紹定五年避暑於輪思罕秋濤案此所言避暑

宗也湛然居士集云戊子馳傳來京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遂著西游錄按耶律晉卿西游錄今不傳可惜也金

主遣使來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搠力蠻復征西域

秋太宗皇帝自虎八秋濤按史會于先太祖皇帝之太宮

己丑太宗元年紹定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

會怯綠連河曲雕阿蘭共冊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

收金國助貧乏置倉戍瓶驛站瓶原改命河北先附漢

民賦調命兀都罕原作相秋濤案此書相皆當作都兀相撒

撤合里此作都則與圖音近相則遠撒罕主之西域賦調

命牙魯瓦赤主之秋濤案本紀云麻合又西域之西忻都

原作析相及不刺夷國主躬來朝會秋濤案本紀印度國

秋濤校改及不刺夷國主躬來朝會秋濤案本紀印度國

印度即忻都也不刺夷當從本紀作木刺夷為是此書載

壬午年四太子征西域道經木刺夷國大掠而還亦作木

刺夷可證也庚寅二年宋紹定三年春遣將攻守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

來援敗還其城尋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

闕郡隰過川由宮山鐵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秋濤疑

有脫辛卯三年宋紹定四年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

處城邑而還避暑于宮山

秋濤案宮山當作官山紀作九

官山在廢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上有九泉流為黑

河即其地也在今歸化城境內北魏太祖紀天賜三年

又謂沮陽城東八十里有觀牛山九泉即此然水經灤水注

道武皇帝廟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即水經注

所稱乃滄水上源也疑北魏有兩九泉北俗入山避

暑皆選名勝不嫌兩地泉源皆登臨之也

若元祖所幸則為歸化城之黑河無誤

會諸王百官分

三道征收金國期于來年正月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十

四日至西京秋濤案西京仍舊金名執事之人各執名位

兀都原作相秋撒罕中書令帖重合山石丞相鎮海左丞

相石州日紀改作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

丞相鎮海為右丞相秋濤案鎮海傳亦作右丞相

此使遣撒哈塔秋濤案紀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餘城

還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

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壬辰四年宋紹定五年春正月初六日大軍畢渡及獲漢船

七百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來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江上

亦遣使於太上皇自汝等與敵戰翁本適下有日久可來

合戰上于正月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秋

案本紀作太上皇既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秋濤案金史

馬伯堅達麾下欽察者逃來告哈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太上

皇

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移刺聞知入鄧以避其鋒大
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雪作上遣大王口温不花國王
答思將軍兵至十六日雪又大作是日與哈答移刺合戰
於三峰山大敗之遂擒移刺十七日上行視戰所嘉之原
住秋濤枝改 二十一日克鈞州哈答匿於地穴亦擒之又克昌
州鄆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濬州武州易州鄧州應州壽
州遂州禁州等來降秋濤案本紀云遂下商號嵩汝陝洛
攷金時河南無昌濬易應遂禁等州疑昌濬即商號之音
譌應即穎之音譌遂即睢之音譌禁即永之永譌餘未詳
也 三月上至南京令忽都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

暑於官山

秋濤案本紀云夏四月

速不歹拔都

秋濤案原

水歹火兒赤貴由拔都塔等兒等適遇金遣荆王守仁之

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速不台拔都以兵三萬守鎮河

南秋七月遣唐慶使金促降因被殺之八月金之叅政完

顏忠烈

石州曰紀

恒山公武仙將兵二十萬會於南京至

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王復叛再命撒兒答火兒赤原文

亦秋濤

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帥兵六萬北

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逐北潰散向千餘人原

秋濤遂北石州疑有脫誤

復渡河南

癸巳五年宋紹定六年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

德金人崔立遂殺南京留守叅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

都降四月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

二人暨諸族人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

州原作八察無州塔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

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

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

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南面攻之金人舉沂

萊海維原缺此字石州據翁本增等州來降

甲午六年宋理宗端平春正月十日正字原缺秋塔察兒

火兒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于族人承麟遂縊焚而

死我軍入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逃平金

之事如此是年五月於答蘭答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

百官宣布憲章是年羣臣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

原作死注曰音使秋濤案死當作使音使二字後人妄加

此明明錯誤而後人不能是正亦足證前後抵牾處多由

傳寫謬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征其辜又遣忽都原作相

改即忽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字征蜀

乙未七年宋端建和林城宮殿秋濤案本紀云春城和林

作萬安宮湛然居士集有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繫于乙未年三月祭姪女文之後也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

民一百二十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相都據耶

律楚材傳當作忽都虎奔紀乙未遣皇子曲出胡土虎伐

宋不言籍漢民事丙申夏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續戶一

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當即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沐中原諸

丙申八年宋端入慶和林城宮秋濤案本紀丙申春正月

宮落冬十二月赤曲亦濤案疑濤端濤據本紀改秋等克西

川成宮落冬十二月赤曲亦濤案疑濤端濤據本紀改秋等克西

丁酉九年宋理宗夏四月築掃鄰城築掃鄰城作迦堅茶

寒殿元史類編云在秋八月訪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濤

和議事官得八月命木虎乃劉中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

肇記太宗崇儒所以以三十人此書于他政務不盡載獨紀此者

戊戌熙寧二年宋嘉夏築禿思兒城秋濤案本紀云築圖蘇湖

禿思兒也元史類編里城作迎駕殿圖蘇湖疑即

云去和林三十餘里

己亥嘉熙三年春正月命暗都刺蠻石州日元史太宗主

庚子嘉熙四年春正月命暗都刺蠻石州日元史太宗主

漢民財賦秋濤案先是漢民財賦皆耶律楚材晉卿主之

臣晉卿漸見疎外故也元史類編曰初楚材定課額歲止

聲人與都刺合蠻請以二百萬兩至一餘萬至是回鶻

姑試行之困窮將自不能奪歎
曰民之困窮將自不能奪歎
始矣

辛丑宗淳祐元年春高麗王遣子弟入貢冬十月命牙老

瓦赤主管漢民公事秋濤案主羊管原作王營不可解元史

漢下脫去公事二字今依本紀補之調命魯牙赤主附

當即此掌漢老赤也撒罕牙刺瓦赤以工于治財賦之

命兼行省事于燕京主漢又案姚樞傳云歲辛丑年賦老

瓦赤行省事于燕京主漢又案姚樞傳云歲辛丑年賦老

老瓦赤行省事于燕京主漢又案姚樞傳云歲辛丑年賦老

携家之輝州蘇門山為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辭職去

遣趙璧之州蘇門山為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辭職去

道碑云上遣趙璧見驛至彰德使者誤徵不獨至輝以過

見審其為樞始隱此徵意樞使者誤徵不獨至輝以過

非然乃偕往彭德命受十月初七日下秋有脫文地名

月惑哥忽聞秋濤案聞當作闌元史云特古獵五日還地

也方輿紀要云病次日崩秋濤案聞當作闌元史云特古獵五日還地

地在和明崩于西殿詳譯史記進酒一樽蓋飲極夜乃罷

辛卯而專信西域深有疑故詳著之惜此書缺脫無

酒而辛卯而專信西域深有疑故詳著之惜此書缺脫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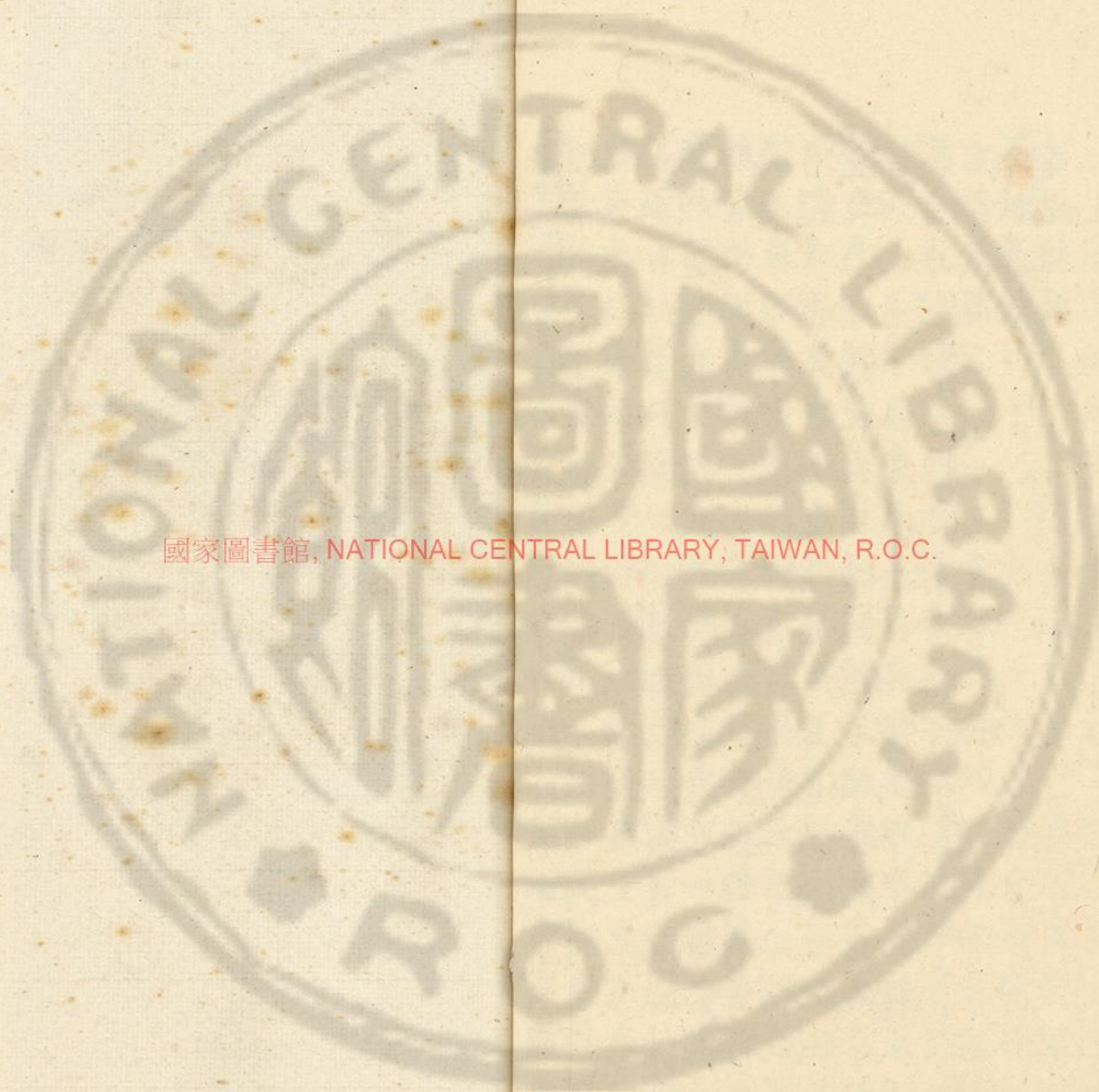
可證其名則失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一樽蓋飲極夜乃罷

證之初七日失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一樽蓋飲極夜乃罷

閏考未載壽五十六至字今刪行在位一十三年一原十

閏考未載壽五十六至字今刪行在位一十三年一原十

年補其缺依本紀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